



视觉中国

小寒

小寒
时处二三九
天地冻北风九

岁暮知小寒，愿君温且安

■吴奋勇

“小寒大寒，无风叶丝纸。”吃了冬至圆，转眼就到了寒冬腊月，祖母就开始念叨着这句闽南谚语，而她依然会天刚刚亮就起床，烧火做饭。母亲出门挑水回来，她急匆匆地推开门，一股寒气，跟着她进来。母亲把两桶满满的泉水倒进水缸，哗啦一声，飘出轻烟。祖母坐在灶膛前，往里面送柴火，马上说：“快过来，暖暖手！”母亲说：“今天，霜下得很重。”这时候，我和弟弟也起床了，到“灶膛”取暖。我们取一瓢“后尾鼎”的热水，草草洗把脸，穿上鞋子，破门而出。

房前屋后的草木，像穿上了银色的外衣，屋顶上一片白茫茫。我们去寻找有泥土裸露的地方，那里有“降土降”，无色透明的冰柱，把一层薄薄的土顶起来，亮晶晶的，犹如从土里开出了花。用脚压下去，冰粉碎了，发出“涮涮”的声音，酷似一阵夏虫的鸣叫，用脚一拖，可以任意在地上画一个自己喜欢的图案，但要非常小心，不然就会滑倒，印了一

身湿湿的泥土。

一会儿，太阳从山的另一边升上来，家家户户的屋顶上，炊烟袅绕，整个乡村都从梦中醒来了。我们高高兴兴地回到家，身上微热，双手通红，嘴里故意呼出一股气，似乎要向长辈显示我们的勇敢。母亲说，我们的脸红得像秋天的柿子。吃饭的时候，祖父习惯地说些话，貌似给家人开会一样。祖父年轻时，带着村里人走出大山，经蓬莱，翻过龙门的回头峰，到厦门同安给人家挑盐，后来又到一个大茶场做事，在我们小山村算是一个见过大世面的人，一肚子的故事，满嘴的“闽南四句”和谚语。如今我依然记得，他教给我的关于小寒的俗语：小寒大寒，冻成一团；腊七腊八，冻死旱鸭；小寒无雨，小暑必旱；一早一晚动脚手，管它地冻九尺九；小寒不努力，春来哭啼啼。父亲说，最后这句是他自己编的，我们半信半疑，但都记在心里，不时鞭策自己。

现在的冬天，好像没有从前冷得那么干脆彻底了，回到家说起“降土降”，母亲说，她已好几年没有见

到，连结霜的日子也不多了。现在的孩子们也许更陌生了。小寒这天，一个电话，几个老朋友约我到过溪公园喝茶。

过溪公园在我居住的凤城的郊外，沿着西溪而建，有高大的树，有草坪，有供孩子玩的设施，是一个娱乐休闲的好去处，更是冬天晒太阳的好地方。我到的时候，是下午一点多，已经聚了好多人，他们已经放好椅子，摆好茶桌，桌上有黄澄澄的柑橘，绿油油的葡萄，还有家乡土特产桔红糕、花生糖、寸枣。水壶的水冒着烟，咕噜咕噜。我们开始品茶话家常。

老叶说，真快，才大雪，一眨眼到了冬至，今天小寒了。他突然提高音调说，今年春节，他的孩子都要回家过年！说着满脸的幸福。

是呀，“小寒游子要思归，大寒岁末庆团圆”“莫怪严凝切，春冬正月交”，时光飞逝，人们的脚步从未停歇，心中总有一份牵挂，在远方，也在身旁。人间的温暖，足以融化一切严寒。天地尽白，唯爱渐暖，愿君安康暖如春！

小寒村色暖

■周牵连

“小寒胜大寒，常见不稀罕。”万物纷扬而落，暗影悄然含蕴，村庄于小寒的轻抚下，添了几分萧条之意。村里此时的风，相较先前节气，仿若轻柔了些许，可那股直入骨髓的清寒，却未有半分减弱。即便裹着厚实的皮夹克，也能敏锐捕捉到它丝丝缕缕、无孔不入的凛冽。踏入小寒，年的足音就近了，任何归村的脚步，仿佛都能震落房前屋后残留的孤零叶片。树木光秃的枝干，在村野间突兀而立，透着荒芜与苍凉，这究竟是满心期待的伏笔，还是更深孤寂的开篇？

高坪山进兴堂路口，那棵百年破子树已片叶不存，想是被小寒的柔风携卷而去。落尽繁华后，百年枝丫纵横交错，向着八方伸展，展现出一种别具韵味的侘寂风姿。那是褪去繁花、卸尽硕果后的纯粹，宛如村庄小径旁最写意的墨痕，看似随意点染，实则藏着诸多村俗民约，更蕴着春的消息。

小寒的温热，隐于破子树的枝干深处。风瑟瑟兮，龙江之畔西溪

水寒，却冻不住村庄老人心底的热望，也拦不下游子归乡的匆匆步伐。恰如谚语所言：“小寒大寒，准备过年。”

落叶愈发翩跹，脚步愈发急切，年岁已在前方殷切相招。我与几位进兴堂后人，循着它的呼唤前行。进兴堂前荒芜的田野和环抱的小山，不久将化作大白濑水库的安置小区，或许那时，又能重现破子树五彩斑斓的青春华彩。当下，沿路的荒芜，让冬日愈显清寒，更添缥缈。落叶堆积的山径，尽是苍茫泥土色。

破子树寂寥枝丫间，裹着节气的寒峭，那冷意真切逼人，仿若小跑着袭来。进兴堂庆典后悬挂的红灯笼，仍在檐下悠悠晃动，于寒风中舞动喜庆。村里忙碌的村民，脚步虽急，临至年关，反倒从容且热闹起来，在素日冷风中，绽出满脸的欢愉与满足。

“小寒不寒，清明泥潭。”每个村庄对幸福的感知不同，每位村民心中的幸福之源亦有差别，各有各的欢乐，各有各的安恬。村庄各

潭仔，人们在各自天地里，咂摸着别样幸福。而幸福又有相通之韵，恰似破子树历经四季轮转、二十四节气更迭，又如凡尘烟火袅升腾。乡村的一缕炊烟，牵起依着路口老树盼归的老人与风尘仆仆归来的儿女，从乡村漫向城市，又从城市飘回乡村。

恰路过一家旧貌换新颜的大厝庭院，里头正热闹上演杀年猪的盛景。上前打听，知晓这家两男一女三个孩子，三家小户今年早早就筹备年事。杀猪宴恰似团年宴的欢快序曲，一家人围在两位杀猪匠身旁，被小跑的小寒风吹得双颊泛红，人人脸上尽是藏不住的期待。

往昔村里，家家都有杀年猪风俗，彼时杀猪声此伏彼起，喧闹非常。后因村民觉着养猪效益不高，这习俗渐被弃置，如今这般场景已难寻踪迹。看这家人，一年的喜庆全挂在嘴角，幸福从眉眼间溢出。

万物向阳欲动，村庄小寒幽淡。小寒虽寒，却不乏暖意，此刻，破子树枝干里定有一股细微而暖心的热流，在默默涌动。

心暖天不寒

■姜峥

时光悄然滑过冬至，节气的脚步如约而来，小寒接踵而至。作为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二十三个，小寒总伴随呼啸的风雪，将冷意镌刻进日与夜。小寒前后，是一年中最冷的时节。然而，寒气虽浓，心若温暖，便可迎来一份别样的从容与诗意。

“三九补一冬，来年无病痛。”寒冬时节，肾脏最易受寒侵袭，干燥的气候也让肌肤与呼吸道备受考验。此时，温补益肾成为养生之道。一碗姜汤，不仅驱散体内的寒气，更能安抚冷风里的内心。姜虽常见，却是中药经典。中医称其能“入肺开胃，去腹中寒气”；《本草纲目》云其“生用发散，熟用和中”。当朔风凛冽、气温骤降，煮一碗暖心姜汤，寒意顿时消散，温暖蔓延全身。

《诗经》云：“我有旨蓄，亦以御冬。”冬藏，是百姓智慧的结晶。自春秋战国起，人们便在三米深的地窖里储存白菜、红薯、胡萝卜，将过冬的温暖一层层码进地下。苞谷秆轻轻覆盖，土层再封，三九严寒，冻不透的是百姓的巧思与对来年春天的期盼。凛冽寒风中，若能尝上一口窖藏的脆嫩白菜，仿佛夏日的田园风光在舌尖悄然绽放，透着新鲜的甘甜与满足。那一刻，严冬不再冰冷，岁月不再仓促，天地之间，皆是安稳与温情。

俗语云：“物极必反，否极泰来。”小寒虽冷，但阳气已悄然萌动，春的气息微微浮现。七十二候中，小寒以禽鸟为象。一候“雁北乡”，南归的大雁展翅而动，酝酿北上的归程；二候“鹊始巢”，喜鹊叼起新春的枝叶，为未来筑巢；三候“雉始雊”，雉鸡在山野间高声啼叫，唤醒初春的微光。正如刘敞的小寒诗中所写：“枯蓬不自息，归鸟竞相依。”寒冬中的每一声啼鸣，皆是春日的序曲。

“小寒料峭，一番春意换年芳。”小寒之后，虽然寒风凛冽，但那微不可察的暖意，已悄然潜藏在枝头与土地之间。小寒的魅力，不在于寒冷本身，而在于寒冷中蕴含的希望与生机。严冬过后，必定是明媚的春天，而人生亦是如此。即使身处困境，只要心怀温暖与信念，依然可以迈向属于自己的春天。无论天气多么寒冷，都要保持内心的温度，迎接未来的每一个美好日子。



投稿邮箱:dnzbqfzc@qzwb.com
联系电话:0595-22500109